

我说屯堡文化

吴之俊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吴之俊 / 著

我说屯堡文化



本书由中共西秀区委宣传部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说屯堡文化 / 吴之俊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12

(得天文丛 / 左润清主编. 第4辑)

ISBN 978-7-5171-0988-4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汉族—民族文化—介绍—安顺市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5534号

责任编辑: 张志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装帧设计 得天文化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6印张

字 数 320千字

定 价 48.00元 ISBN 978-7-5171-0988-4



青年时代



与同学在娄湖湖畔



与同学



与旧州同事重逢



与爱人接待哈佛大学教授



与时家屯秀才杜志友



解佩令·题旧日小照

我行我素，不善逢迎，算平生但求尽本分。
手写心声，笔痴弄口无遮拦，论风骨尤崇鲁迅。
谗言宵小，捕风捉影，料将来跨迹无分。
纵使豪途，且任我浪拓不拘，进书苑分道英闻。



用心做事，低调做人；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显晦无常，但尽本分；跬步日积，天道酬勤。



浣溪沙·丰产油菜试验田

紫燕衔泥叠旋舞，菜花如金柳絮随。书记县长立残阳。
回望当时日夜忙，风尘仆仆常下乡。田边地角本寻常。

1986年仲春时节摄于跳灯场



摄于跳灯场，1986年仲春
丰产油菜试验田，书记县长立残阳
回望当时日夜忙，风尘仆仆常下乡
田边地角本寻常，1986年仲春时节
摄于跳灯场，1986年仲春





2008年，广东番禺吉昌屯《屯堡抬汪公》民俗荣获中国民间艺术节山花奖·金奖



2008年，广东河源“首届客家文化节”屯堡山歌荣获铜奖

纪念虎门销烟17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09.6.26 中国 虎门



2009年于广东虎门



2010年于湄潭



2010年，与戴明贤、胡维汉在《黔中文影》首发式



2012年于贵州盘县



2013年，参加平坝樱花节



2013年，与老友邓克贤、小友梅仕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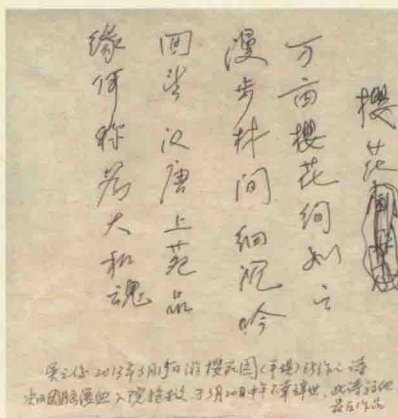


文联一家亲



吳之俊

▼ 吴之俊最后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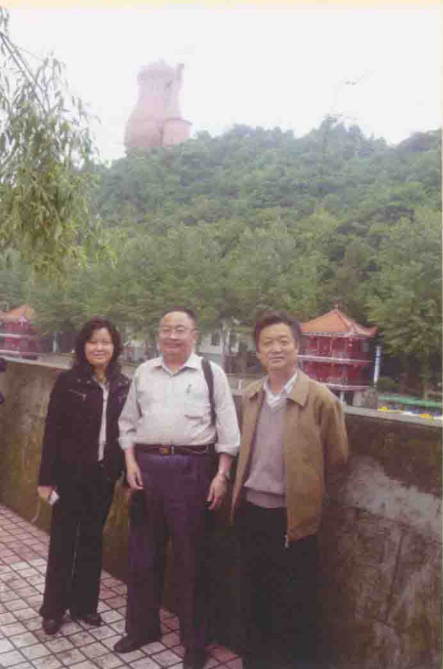




与老搭档邓克贤



与柳木



与潘玉陶



与小友杨汝祥



与易中天先生

乡音乡情此间浓（代序）

邓克贤

吴之俊辞世已近两年了，他的遗产便是他书桌上、箱子里的一堆堆文稿，家人十分珍视，在西秀区文联的鼎力支持帮助下，将他的遗作整理出来，结集出版，终有了今天的《我说屯堡文化》一书面世，这也是对之俊的一种怀念。退休之前，我与之俊在原安顺市文联同一间办公室共事了二十来年，捧读他的这本书，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虽匆匆地走了，又恍若他匆匆地走来，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晃动。书，沉甸甸的；我心里也觉着沉甸甸的。

之俊这辈子，有贤惠妻子的支撑，有爱子的孝顺，有亲友们的格外关照，在生时，很是幸运，这为他创造了一个稳定、安宁的写作环境。平常间，他一不好吃，二不好穿；既不会下棋打麻将，又不好体育运动；既不会栽花，又不会遛鸟；既不会唱歌，更不会跳舞，唯一的爱好是看书、“爬格子”，每读到一本好书，便眉飞色舞，健谈开来，还大有感悟叹曰：“嗨，天底下最香的不是花香，而是书香啊！”他的专注也培养了他博闻强记的长处，记忆力很好，书中的精彩片断，他张口背得出来，所以他在写文章时，引经据典，随手拈来，头头是道，得意非





凡。他擅长于写杂文、写历史传说、写书评、写民俗文章，深居简出，甘于寂寞。但如有单位或友人，有文事请他帮忙，他也乐于四处奔走，认真去帮忙，很是认真。

他的性格倔强而执拗，有着一种“傲骨梅无仰面花”的个性，所以在仕途上磕磕碰碰，不是那么顺畅。众所周知，文联是极为“清水”的部门，但之俊却奔着文联调来。记得刚调来时，我问他咋会想来文联工作？他说：“老克贤，我是奔着你来的哩，一是你爱舞文弄墨，我也爱，物以类聚，好玩得多；二是你富于包容心，善于理解人，我又是个怪脾气，可能只有你能理解。”这的确也被他言中，共事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红过脸，相处十分和谐。

之俊并非那种“油盐不进”的人，社会上有的人“半壶响叮当”、无知到总认为自己“一切都高人一等”的俗类，他心中自有个打米碗，如若逢着高人，一语点到他的“甲子”，他会心领神会、心服口服、默默地去反思、校正自己。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起戴明贤先生对他的建议：“之俊，你是地道的屯堡文化人，你咋不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这是你得天独厚的强项嘛……”

“戴老师把我点醒了，其实，身为屯堡人，我自幼在屯堡村寨长大，对屯堡人的生活耳濡目染多年，加之工作也多在屯堡村寨，对父老乡亲的生存生活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熟悉的，但在这方面，我真的没有认真去关注、去描写，不识庐山真面目，愧对乡梓。”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年来，他一改常态，对屯堡方面的题材，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一篇篇文章如泉奔涌，仅在《安顺晚报》上，一年多时间，他竟然发表了180篇专稿，字里行间，读得出他浓浓的乡音、乡情、乡景、乡味。你如果感兴趣，不妨读一读《我说屯堡文化》，这本书的每个章节、每篇文字，都

可独立成篇。读过之后，你会发现作者力图去发现、去深掘、去思考、去研究，唯恐有所遗失。从明代朱元璋调北征南的历史背景到浩大的“大移民”戍边安民；从屯堡人的信仰到各支派的来龙去脉；从屯堡的军旅文化、农耕文化到商业意识；从屯堡人的文化习俗，到屯堡人的矛盾心理（既排他、又兼容，既封闭、又开放，既崇古、又尚今）；从屯堡的名人到历史事件等等，之俊都尽力去收集、去感悟，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如今，安顺的仁人志士，都在研究和思考脚下这片神奇的乡土，都在千方百计打造“旅游文化高地，牂牁文化高地，夜郎文化高地，三国文化高地，民族文化高地，屯堡文化高地，乃至‘三线’文化高地，研究之风，方兴未艾”。独特的屯堡文化是安顺又一张绚丽的名片，亟需大做文章，吴之俊《我说屯堡文化》一书的价值自不待言，对于走进安顺的历史、走进安顺的文化、扩大安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大有裨益的。但愿有志于斯的同仁们从书中有所收获、开卷有益。

之俊生前曾告诉我，他还有许多关于屯堡的文章要写，他的过早辞世未完全如愿，令文友们倍感遗憾。一个人，哪怕是个平凡的人，他在生的研究目标，在他去世之后，能逐渐彰显出来，那么，他才是个不平凡的人、有奉献的人。

最后，借着《我说屯堡文化》一书的正式出版，我欲告慰之俊，遗作已面世，惟愿你安息。





自序

文化是人类灵魂的圣果、民族精神的火炬、一个地区的名片。滥觞于明代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制度，渗透于屯堡人家的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礼仪风尚，衣食住行的屯堡文化也不例外，既是黔中地区的历史沿革、社会进步最富于人性化的见证之一，也是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屯堡人家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习俗风尚、风土人情最直观生动的反映。

传统是根，根扎在民族生活的深处。每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贫富，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也很在意和珍惜自己的地方文化。仅就文艺作品而言：湖南推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旷世逸才·杨度》等反映湘籍人才的文学作品；山西则紧扣爱国主义和反腐倡廉的主旋律、推出了有三晋特征的《新星》《杨家将》《一代清官于成龙》《乔家大院》等优秀的电视连续剧。

为了更好地介绍安顺独有的屯堡文化，作为屯堡人后裔，本人撰写了《我说屯堡文化》一书，全书作为一家之言，行文粗疏，以偏概全之类的瑕疵在所难免。但作者以屯堡人谈屯堡文化的角度，旁征博引地从历史、地缘、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阐述屯堡文化在黔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不乏可取之处。为了让屯堡文化这朵有“明代遗风的最后一朵玫瑰花”之誉的小花，开得更加芳馨韵远，本书算是作者尽了绵薄之力。